

神僧傳

卷二



御製神僧傳序



神僧者神化萬變而超乎其類者也然皆有傳散見經
典觀者猝欲考求三藏之文宏博浩汗未能周編是以
世多不能盡知而亦莫窮其所以爲神也故間繙閱采輯
其傳總爲九卷使觀者不必用力於搜求一覽而盡得
之如入寶藏而衆美畢舉遂用刻梓以傳昭著其迹於
天地間使人皆知神僧之所以爲神者有可徵矣用書此
于編首槩見其大意云爾

永樂十五年正月初六日

神僧傳目錄

第一卷

摩騰

法蘭

世高

僧會

朱士行

訶羅竭

耆域

法朗

佛圖澄

佛調

法慧

第二卷

道安

曇猷

曇翼

曇始

法顯

法曠

慧遠

鳩摩羅什

法安

曇霍

曇邕

僧朗



佛陀耶舍 曇無竭 佛馱跋陀羅 曇邃

登師 寶通 慧紹 悟詮

第三卷

曇無懺 杯渡 曇諦 求那跋摩

僧亮 道生 曇摩密多 求那跋陀羅

慧達 勒那漫提 僧意 道豐

僧稠 寶公 阿禿師 僧達

玄暢 曇超 法度 惠瑱

僧群

第四卷

慧通 邵碩 法願 寶誌

香閣黎 道琳 嵩頭陀 阿專師

達磨 通公 僧林 慧約

檀特師 植相 陸法和 尚圓

法聰 僧安 傳弘 慧思

第五卷

普明 玄光 明達 道舜

道先 法安 智顛 智曠

法文

慧侶

法喜

普安

道英

法進

僧朗

惠祥

無相

明恭

曇詢

智滿

智晞

惠主

明淨

智璨

知苑

大志

智聰

善道

第六卷

法順

志寬

世瑜

玄奘

法敏

慧璿

豐干

寒山子

拾得

法沖

通達

岑闍黎

慧悟

法融

智勤

道宣

英師

窺基

洪昉

華嚴和尚

清虛

金師

第七卷

慧安

僧伽

惠安

秀師

萬迴

處寂

元珪

通玄

一行

無畏

金剛智

鑒源

義福

真表

明達

法秀

懶殘

西域僧

本淨

懷玉

無相

嵩岳僧

儀光

慧因

普滿

第八卷

地藏

鑒貞

無漏

不空

道昭

玄宗

惠忠

崇惠

靈坦

慧聞

難陀

和和

義師

代病

廣陵大師

靈默

澄觀

隱峯

圓觀

智誓

素公

弘道

清公

惟瑛

文爽

鑑空

無著

知玄

第九卷

金剛仙

懷信

知廣

從諫

普聞

懷濬

辛七師

簡師

契此

阿足師

惟靖

齊州僧

蜺子和尚

扣冰古佛

全宰

延壽

全清

自新

法本

點點師

行遵

僧緘

智暉

谷泉

鑛師

志言

宗本

悟新

淨梵

道隆

靈芝

常羅漢

膽巴

神僧傳目錄終

神僧傳卷第一

摩騰

釋摩騰本中天竺人也美風儀解大小乘經常以遊化爲
任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
云能說此法爲地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鋒鏑方始曾是
爲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致二國交歡由是顯譽
逮漢永平中明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
所夢通人傳毅奏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
將必是乎帝以爲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

天竺尋訪佛法惛等於彼遇見摩騰要還漢地騰誓志弘
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於維色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
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自騰始也但大法初傳
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卒於雒陽有記云騰
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
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有王
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
即以啓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爲白馬故諸寺立
名多取則馬

法蘭

竺法蘭中天竺人也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爲天竺學者之
師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既
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愔於西域獲經卽爲翻
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
部會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
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爲始也愔又於西域
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王旃檀像師第四作既至雒陽明
帝卽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

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可問
西域梵人法蘭既至衆追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
此灰是也其言有徵信者甚衆後卒於雒陽春秋六十餘矣

世高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
敏尅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
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群燕忽謂伴曰燕云應有送食者
頃之果有致焉衆咸竒之雋異之聲早被西域讓國出家
修道博曉經箴尤精阿毘曇學既而遊方徧歷諸國以漢

桓初年到中夏通習華言宣譯諸經多有神迹自稱先身
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輒對

音恨

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
我當往廣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恚
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適廣州值寇
亂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
卿遠來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乃延頸受刃容
無懼色少年殺之觀者填陌莫不駭其竒異已而神識還
爲安息王太子遊化中國值靈帝末關洛擾亂乃振錫江

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邾

音恭

亭湖廟此廟舊有

威靈商旅祈禱能分風送船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懾影高同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爲邾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爲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遠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讚唄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物爲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跽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邾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矣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

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已少年時少年尚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群鬪者誤傷高首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歎異焉

僧會

釋僧會俗姓康氏其先康居國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居憂服闋出家厲行甚峻爲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辨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觀形而未及其道疑爲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常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帝夢神號稱爲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及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爲造塔如其虛妄

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
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
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
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日權又特聽會謂法侶曰宣尼有
言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法雲應降而吾等無憾何假王
憲當以誓死爲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
五更忽聞瓶中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日權自
手執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肅然驚起曰希
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先相而已乃劫燒
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
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
砧砧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砧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伏
即爲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名其地爲佛陀里由
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即位法令苛虐廢棄淫祀毀壞
佛寺嘗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得一金像高數尺呈皓
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群臣笑以爲樂俄爾之
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爲
即祈祝諸廟求福姝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徧燒

香懺悔皓叩頭于枕自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請會
說法會即隨入皓具問罪福之由會爲敷析辭甚精要皓
有才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祕不可輕
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
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既就會受五戒旬日疾
瘳乃於會所住更加修飭宣示宗室莫不尊奉會在吳朝
亟說正法以皓性兇粗不及妙義唯叙報應近事以開其
心天紀四年皓降晉九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
年也至晉成帝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
復更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蔑三寶入此寺謂
諸道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
自覩所不論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刹肅然毛豎
由是敬信於寺東更立一小塔唐高宗永徽中復見形于
越稱是遊方僧而神氣瓌異見者悚然固知階位時寺綱
糾詰其由罵驅逐之會行及門乃語之曰吾康僧會也苟
能留吾真體福爾伽藍跬步之間立而息絕既而雙目微
瞑精爽不銷舉手如迎揖焉足踣似欲行者衆議偃其靈
軀寘於窀穸人力殫絕略不傾移遂遷于勝地別立崇堂

越人競以香花燈燭繒綵幡蓋果實衣器請祈心願多諧
人意初越之軍旅多寓永欣其婦女生產兵士暈血觸汗
僧藍人不堪其穢惡會乃化形往謁閩廉使李若初且曰
君侯領越之藩條託爲遷之軍旅語罷拂衣而去尋失踪
跡李公喜而駭且記其言後果赴是郡及上官訖便謁靈
迹認當時言者即斯僧也命撤軍家勒就營幕又匹婦夜
臨蓐席且無脂燭鄰無隙光俄有一僧秉燭自牖而入其
夫旦入永欣認會貌即是授火救產之僧自爾民間多就
求男女焉又嘗就閭閻家求草屨至今越人多以芒屨油
幡上獻感應彤嚮各赴人家不可周述號超化禪師

朱士行

朱士行潁川人少出家專務經典嘗講道行經覺文意隱
僻遂誓志遠求大本西至于闐得梵書正本將歸洛陽其
國學衆乃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若
不禁之恐聾盲漢地王即不聽賈經士行深懷痛心乃求
燒經爲證王許焉於是積薪殿前以焚之臨火誓曰若大
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言已投經火中火
即爲滅不損一字大衆駭服咸稱其神感遂得送至中國

後士行終于闐年八十闍維之薪盡火滅屍猶能全衆咸驚異乃呪曰若真得道法當毀敗應聲碎散因歛骨起塔焉

訶羅竭

訶羅竭者莫詳氏族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疾疫流行死者相繼竭爲呪治十差八九至晉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遠甚時人欲爲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自以左脚碾室西石壁陷沒指既拔足水從中出清香甘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闍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

耆域

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倜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恒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于扶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亦已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岸見者

隨從成群晉惠之末至于洛陽諸人悉爲作禮域胡跽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與從人中來又譏諸衆僧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彷彿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者闍蜜曰匠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匠實以作器著瓦下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滿水寺兩脚攣屈不能起行域往視之曰君欲得病差何不取淨水一杯揚柳一枝來域即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時而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永文樹死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即向樹呪如呪永文法樹尋莢發扶踈榮茂尚方暑中有一人病癥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呪願數千言即有臭氣燻徹一室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淤泥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遂瘥洛陽兵亂辭還天竺洛中沙門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獨過末相讎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乃以

杖畫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寺中
後有賈客胡濕登謂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沙計已九千
餘里既還西域不知所終

法朗

釋康法朗學于中山永嘉中與一比丘西入天竺行過流
沙千有餘里見道邊敗壞佛圖無復堂殿蓬蒿滿目法朗
等下路瞻禮見有二僧各居其傍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
汗盈房其讀經者了不營視朗等愴然興念爲煮糜粥掃
除浣濯至六日病者稍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
等並謂病者必不移旦至明晨往視之容色先悅病狀頓
除然屋中穢物皆是華馨朗等乃悟是得道之士以試人
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慧可往禮觀法朗
等先嫌讀經沙門無慈愛心聞已乃作禮悔過讀經者曰
諸君誠契并至同當入道朗公宿學業淺此世未得願也
謂朗伴云惠若植根深當現世得願因而留之法朗後還
山中爲大法師道俗宗之

佛圖澄

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白氏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

百萬言以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念神呪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臙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效驗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洛臺帝京擾亂澄立寺之志遂不果乃潛身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爲威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黑略家黑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黑略後從勒征伐輒預尅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黑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知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止可以道術爲教因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即取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華光色耀目勒由此信伏澄因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銷則彗孛見於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斯乃古今之常理天人之明戒勒甚悅之凡應被誅殘蒙其利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之胡皆願奉佛時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爲醫療應

時疾瘳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語黑略
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
夜冠冑衣甲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所
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
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略
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使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使
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
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
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
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
團丸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勒
字世龍謂澄嘲已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
此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往以勅語告之
水必可得乃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
已乾燥圻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
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泓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
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
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澄閑坐歎曰後二日當有一小人

驚動此下既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侮鮮卑
奴奴忿抽刀刺殺其弟執兄于室以刀擬心若人入室便
欲加手謂薛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共死於此內
外驚愕莫敢往觀勒乃自往視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
子誠爲善事此法一聞方爲後害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
人取奴奴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波攻勒其衆甚盛勒懼問
澄澄曰昨寺鈴鳴云明日食時當擒段波勒登城望波軍
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地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
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
勸勒宥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載已死載從
弟曜篡襲僞位稱元光初光初八年曜遣從弟中山王岳
將兵攻勒勒遣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保石梁
塢虎堅柵守之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歎曰
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亥時岳已被執果如
所言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
僚佐無不必諫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
僕谷拘禿當此羯語也秀支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
也拘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言苦

勸勒行勒乃留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指洛陽城兩陣纔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中縛一人朱絲約其肘因以告弘當爾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後勒乃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事澄彌篤時石葱叛其年澄戒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頒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勒以爲兒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乃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爲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太子弘襲位少時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傾心事澄有重於勒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觀

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
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
本爾不識乎佐愕然愧懣於是國人每共相語曰莫起惡
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時
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
往迎之邃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疾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
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
此等乎後三日果死石邃荒酒將圖爲逆謂內豎曰和尚
神通倘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
弟子僧惠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倘
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
將上南臺僧惠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
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
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虎虎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
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狄中時澄在堂上
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陷敵令衆僧呪願
澄又自呪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呪
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略還說墮羌圍中東南走馬

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小人乘公馬濟與不
濟任命也黑略得其馬故獲免推驗日時正是澄呪願時
也僞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爲幽州牧鎮群兇湊聚因以
肆暴澄戒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秋齊當癱爛虎
不解此語即勅諸處收馬送還其秋有人譖斌於虎虎召
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毋齊氏虎彎弓捨矢自視行斌罰
罰輕虎乃手殺五百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
殺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虎乃止後晉軍出淮泗
隴北瓦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
奉佛而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澄
因讓虎曰王過去世經爲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
有六十羅漢吾此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予曰此主人
命盡當更雞身後王晉地今王爲王豈非福也疆場軍寇
國之常耳何爲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乃信悟跪而謝
焉虎常問澄佛法不殺朕爲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
海內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
在體恭心順顯揚三寶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兇暴無
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

當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法無解
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
虎雖不能盡從而爲益不少虎尚書張離張良等家富事
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慈矜爲心檀越
雖儀奉大法而貪恡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
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時又久旱自正
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滏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
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
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
言而化焉澄常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掌
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呪願遙救護之
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
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漳修治舊
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
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畫圖與使依言掘
取果得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尅
虎屢行敗績方信澄戒黃河中舊不生鼃忽得一以獻虎
澄見而歎曰桓温其入河不久温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時

魏縣有流民莫識氏族恒著麻襦布裳在魏縣市中乞丐
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
置大路云飼天馬趙興太守藉拔收送詣虎先是澄謂虎
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
果至虎與共語了無異言唯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
解此語令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元和中會奄至今
日酉戎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銷于壤邊荒不能尊驅
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
永以歎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爲難無可以
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頽久遊閻浮利擾擾多此患
行登凌雲宇會於虛遊間澄與麻襦講論終日人莫能解
有竊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論數百年事虎遣驛馬
送還本縣既出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未便得發
至合口橋可留見待使如言馳去未至合口而麻襦已在
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也虎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
北來寤已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
果都之澄嘗與虎共升中堂澄忽驚曰幽州當火災仍取
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

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氏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憚遂便寓言不復章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戒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爲重禍耶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可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以鐵鑊穿宣額牽上新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三百餘人皆輾裂支解投之漳河澄乃勅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大武前殿

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
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
三年乎自答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
答不得乃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將萌
已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辭虎曰物
理必遷身命非保負道談遷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
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乃忽爾告終即自
出宮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入生死道之常也修短分
定非所能延矣夫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
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
奉法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
政猛烈理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戒不自懲革終無福
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
盡歿無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即爲鑿壙營墳至十
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
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七矣仍窆於臨漳西紫陌即
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篡戮石種都
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旁先有

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
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
還復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甚美妙解深經旁通世論講
說之日止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
拯救危苦當二石兇彊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
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調須菩提等數十名僧
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萬里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樊沔
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
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一百九
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受業追隨常
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
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歿澄以生時錫杖及鉢
內棺中後并閔篋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見屍或言澄死
之月有人見澄於流沙虎疑其不死因發墓開棺視之唯
見一石虎曰石者朕也師葬我而去矣未幾虎死後慕容
雋都鄴處石虎宮中忽夢見虎齧其臂意謂石虎爲祟乃
募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殭不毀雋踰音踏之罵曰死
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爲汝兒所圖况復他耶鞭

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乃收而葬之
麻襦所言一柱殿也後符堅征鄴雋子晞爲堅大將郭神
虎所執實先夢虎之驗也

佛調

竺佛調者未詳氏族事佛圖澄爲師住常山寺積年業尚
純樸不表飾言時咸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
居去寺百里兄婦疾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爲
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
所苦共審兄安否調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
策馬繼往言及調旦來兄驚曰和尚旦初不出寺汝何容
見兄弟爭以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深山
一年半歲齋乾飯數斗還恒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
里天暮大雪下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卧窟前調謂
虎曰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乃弭耳下山從者駭懼調後
自尅將亡之日遠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
豈況人物而求永存若能蕩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乖
而神喜必同契衆咸流涕固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
調乃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卒後數年調白衣弟子

槌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乃收而葬之
麻襦所言一柱殿也後符堅征鄴雋子晞爲堅大將郭神
虎所執實先夢虎之驗也

佛調

竺佛調者未詳氏族事佛圖澄爲師住常山寺積年業尚
純樸不表飾言時咸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
居去寺百里兄婦疾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爲
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
所苦共審兄安否調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
策馬繼往言及調旦來兄驚曰和尚旦初不出寺汝何容
見兄弟爭以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深山
一年半歲齋乾飯數斗還恒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
里天暮大雪下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卧窟前調謂
虎曰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乃弭耳下山從者駭懼調後
自尅將亡之日遠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
豈況人物而求永存若能蕩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乖
而神喜必同契衆咸流涕固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
調乃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卒後數年調白衣弟子

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
皆驚喜作禮和尚尚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
良久乃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
共發塚開棺不復見屍唯衣履在焉

法慧

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浮圖蜜爲師
晉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
輒賫繩牀自隨於間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
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牀
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雞脚其殃尋至俄而昭
爲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
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公
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
呪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少日而亡後征西庾稚恭鎮
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
曰吾宿對尋至誠勸眷屬令勤修福善爾後二日果收而
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
雨至期果洪注城門水深一丈居民滄沒多有死者

神僧傳卷第一終

神僧傳卷第二

道安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爲儒早失覆蔭爲外
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隣嗟異年十二出
家神聖聰敏貌甚寢陋不爲師之所重數歲之後方啓師
求經師與辨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齋經入田因息就覽
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
即以暗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不
減一萬言齋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

大驚嗟敬而異之後爲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鄴遇佛圖澄
因事澄爲師及石氏將亂與弟子惠遠等四百餘人渡河
南遊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一
馬柳柳之間懸一馬兜可容一斛安使呼林百升主人驚
出果姓林名百升百升謂是神人厚相賞接既而弟子問
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爲林兜容百升也既達襄陽復
宣佛法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籍安高
名及聞安至止即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
天釋道安時人以爲名荅安注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
所說不甚遠理願見瑞相乃夢見道人頭白眉長語安云
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通
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尚所夢即賓頭盧
也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
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既窄處之講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
僧從牕而出入遽以白安安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云相
爲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答曰甚可脫耳安請問
來生所生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即見雲開備覩
兜率妙勝之報又曰當浴聖僧方果所願具示浴法後安

設浴見有數十小兒入寺須臾但聞浴室用水聲久之不見開室而巾濕水減安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十年也

曇猷

竺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蠱家乞食猷祝願畢忽見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群虎皆去有頃壯蛇競出大十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詣猷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接何不共住神曰弟子無爲不爾但部屬未洽法化卒難制語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於此山二千餘年寒石山是我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贈猷香二奩於是鳴鞞吹角凌雲而去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

佳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
青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猷行至石橋聞空中聲曰知
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乃退道
經一石室過中憩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鳴猷神色無
擾明日見人著單衣幘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
中遂致騷動大深愧怍猷曰若是君家請以相還神曰僕
家室已移請留令住晉太元中有妖星現帝普下諸國有
德沙門精勤佛事今懺穰災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
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以太和之末卒
於山室屍猶平生而舉體綠色其後人入山登巖見猷屍
不朽

曇翼

釋曇翼姓姚氏羌人也年十六出家事安公爲師在檀溪
寺晉長沙太守滕舍之於江陵捨宅爲寺告安求一僧爲
總領安謂翼曰荆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化者非爾而誰
翼遂杖錫南征締構寺宇後至賊越逸侵掠漢南江陵闔
境避難上明翼又於彼立寺群寇既蕩復還江陵修復長
沙寺丹誠祈請遂感舍利盛以金瓶置于齋座翼乃頂禮

立誓曰若必是金剛餘陰願放光明至手中夜有五色光彩從瓶漸出照滿一堂舉衆驚嗟莫不挹翼神感後入巴陵君山伐木值白蛇數十卧遮行轍翼退還所住乃謂山神曰吾造寺伐材幸願共爲功德夜即夢見神人告翼曰法師既爲三寶須用特相隨喜但莫令餘人妄有所伐明日更往路甚清夷於是伐木沿流而下其中伐人不免私竊還至寺上翼材已畢餘人所私之者悉爲官所取其誠感如此翼常歎寺立僧足而形像尚少阿育王所造容儀神瑞皆多布在諸方向其無感不能招致乃專精懇惻請求誠應晉太元十九年甲午之歲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現于城北光相衝天時白馬寺僧衆先往迎接不能令動翼乃往祇禮謂衆人曰當時阿育王像降我長沙寺焉即令弟子三人捧接飄然而起迎還本寺道俗奔赴車馬轟填後蜀賓禪師僧伽難陀從蜀下入寺禮拜見像光上有梵字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來此時人聞者方知翼之不謬年八十二而終終日像圓光奄然靈化莫知所之道俗咸謂翼之通感焉

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太元之末
賈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戒義熙初
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濕
天下咸稱白足和尚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
還將胡徧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既已知因
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胡徧訪衆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
而事之晉末朔方匈奴赫連勃勃破獲關中斬戮無數時
始亦遇害而刃不能傷勃勃嗟之普赦沙門悉皆不殺始
於是潛遁山澤修頭陀之行後拓跋燾復克長安擅威關
洛時有博陵崔浩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既位居僞輔燾所
仗信乃與天師寇氏說燾以佛化無益有傷民利勸令廢
之燾既惑其言以北燕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
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
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唯閉絕幽深軍兵所不
能至至太平末始知燾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杖錫到
官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燾令依軍法
屢斬不傷遽以白燾燾大怒自以所佩劔斫之體無餘異
唯劔所著處有痕如線焉時北園養虎于檻燾令以始餒

之虎皆潜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燾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即延始上殿頂禮足下悔其過失始爲說法明辯因果燾大生愧懼遂感癘疾崔寇二人次發惡病始後不知其所終

法顯

釋法顯姓龔氏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齟齬而亡其父恐禍及顯三歲便度爲沙彌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送還寺住信宿便差不肯復歸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葬畢仍即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飢貧今復奪人恐來世彌甚貧道預爲君憂耳言訖即還賊棄穀而去衆僧莫不歎服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儀軌整齊常慨經律外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等發自長安西渡流沙其路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至于葱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凡

度七百餘所次至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戰不能前
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
泣曰本圖不果命也柰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
歷三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暝
過之顯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險阻且多黑師
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里誓到靈鷲身命
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
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曛夕
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翹
感舊跡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蹲顯前舐脣搖尾
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安尾伏顯足前顯以
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使退矣師
子良久乃去明晨還返路窮幽梗止有一徑通行未至里
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粗素而神器雋遠顯雖覺
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問曰向者年是
誰耶答云頭陀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惋恨至中天竺於
摩揭提波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
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線經方等泥洹經等停二年

復得彌沙塞律長雜二舍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
大舶循海而還舶有二百許人值暴風雨衆皆惶懼即
取雜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
土衆僧舶任風而去得無傷壞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
佛馱跋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
毗曇心論垂有百餘萬言顯既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
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名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
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與雜書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
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卷色無改京師共
傳咸歎神妙其餘經律未譯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
十有六

法曠

釋法曠姓臯氏下邳人寓居吳興早失二親事後母以孝
聞及母亡行喪盡禮服闋出家事沙門竺曇印爲師印嘗
疾病危篤曠乃七日七夜祈誠禮懺至第七日忽見光明
照印房戶印如覺有人以手張之張除更切所苦遂愈後辭師
遠遊廣尋經要還止於潛青山石室晉簡文皇帝遣堂邑
太守曲安遠詔問起居并諮以妖星請曠爲力曠乃與弟

子齋懺有頃災滅東土百姓多遇疫疾祈之即愈有見鬼者言曠之行住常有鬼神數十衛其前後時人咸歎異之元興元年卒春秋七十有六僧臘五十二

慧遠

釋慧遠本姓賈氏鴈門樓煩人也弱而好書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爲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偉風鑒朗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度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恒山弘讚像法聲

甚著聞遠遂往歸之一面盡敬以爲真吾師也後聞安講

般若經豁然而悟便與弟慧持投簪落髮

音委命受業既

入手道厲然不群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爲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續晝貧旅無資緼纊常闕而昆弟恪恭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燈燭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爲連類於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廢俗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徵皆風才照灼志業清敏並推服焉後隨安公南遊樊沔僞秦建元九年

秦將符平寇并襄陽道安爲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遣徒衆各隨所之皆被誨約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無訓勗懼非人例安曰如汝者豈復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住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屆潯陽見廬峯清淨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此處去水本遠遠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栖立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浚矣成溪其後少時潯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巨蛇從池上空須臾大雨遂以有年因號精舍爲龍泉寺焉陶侃經鎮廣州有漁人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豔發經旬彌盛怪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即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珍嘗往夏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繞珍覺馳還寺寺既焚盡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輦之至水及上船船又覆沒使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及遠創寺既成祈心奉請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絕釋迦餘化於斯復興自遠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爲界以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初卒春秋八十三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善經律論化行於西域及東遊龜茲音丘慈龜茲王爲造金師子座以處之時符堅僭號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引見二王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堅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八年九月堅遣驍將呂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臨發堅餞光於建章謂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爲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尅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爲主光既獲什載與俱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是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遷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土可居

光從之至涼州聞符堅已爲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年稱大安大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繼而反尋亦殄滅至光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衆五萬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尅光以訪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績於合黎俄又郭磨奴昆切作亂纂委大軍輕還爲磨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翰溫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廣求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又誑詐告資曰又不能爲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既又治無效少日資亡頃之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纂殺紹自立稱元咸寧咸寧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大殿爲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號爲龍興門什奏曰比日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

則爲災生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尅已修德以答天戒纂
不納與什博戲殺碁曰斫胡奴頭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
奴將斫人頭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
小字胡奴後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爲主時人方驗什之
言也什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教故蘊其深解無
所宣化符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關中亦挹其高
名虛心要請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爲姚謀不許東入及萇
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廟
庭逍遙園葱變爲菴以爲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
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
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長安興待以國師
之禮甚見優寵初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
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
未終少日覺四大不寧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
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
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何言自以闇昧謬充
傳譯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繁存其
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

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
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千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
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惟舌不灰爾

法安

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遠公弟子也善持戒行講
說衆經兼習禪業善於開化愚蒙拔邪歸正晉義熙中新
陽縣虎災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百數遭虎
死者夕有一二安嘗遊其縣暮投此村民以畏虎早閉門
閭安徑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
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前安爲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
頃而去平旦村中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
傳之一縣士庶宗奉虎災由此而息因改神廟留安立寺
左右田園皆捨爲衆業後欲作畫像須銅青困不能得夜
夢見一人近其牀前云此下有銅鍾覺即掘之果得二口
因以青成像後以一鍾助遠公鑄佛餘一武昌太守熊無
患借視遂留之安後不知其所終

曇霍

沙門曇霍不知何許人也禿髮傳檀時從河南來持一錫

杖令人跪曰此是般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日以還其本主衣無所汙行步如風雲言人生死貴賤無毫髮之差人或箴其錫杖曇霍大哭數聲閉目須臾起而取之咸竒其神異莫能測也因之事佛者甚衆利鹿孤有弟僂檀假署車騎權傾僞國猜忌多所賊害霍謂僂檀曰當脩善奉佛爲後世橋梁僂檀曰先世未曾奉佛今若奉佛恐違先世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爲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無飢渴之色僂檀遣沙門智行密持餅遺霍霍不肯食僂檀深竒之每謂僂檀曰若能安坐無爲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已僂檀不能從僂檀女病甚請救療曇曇佳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爲福曇曇霍焉能延命耶正可知早晚耳僂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曇曇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則死僂檀命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

曇曇

釋曇曇姓楊氏關中人少仕僞秦爲衛將軍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太元八年從符堅南寇爲晉軍所敗還至長安因從

安公出家安公既往復事遠公後又於山之西南營立茅
宇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
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衣帽風
姿端雅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邕以果先夢知是山神
乃爲說法授戒神颯以外國七節禮拜辭別儵忽不見至
遠臨亡之日奔赴號踊後往荊州卒於竹林寺

僧朗

釋僧朗未詳其氏族京兆人也少而遊方問道長安還關
中專當講說嘗與數人同共赴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
君等寺中衣物似有竊者如言即返果有盜焉後於金輿
谷崑崙山中別立精舍創築房室內外屋宇數十餘區聞
風而造者百有餘人朗孜孜訓誘勞不告倦秦王符堅欽
其德素遣使覲遺堅後沙汰衆僧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
冰霜學徒清秀崑崙一山不在搜例谷中舊有虎災人常
執杖結群而行及朗居之猛獸歸伏晨行夜往道俗無滯
百姓咨嗟稱善無極故至今呼爲朗公谷凡有來詣朗者
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已逆知使弟子爲具飲食必如言
果至咸歎有預見之明矣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五

佛陀耶舍

佛陀耶舍此云覺名罽賓人婆羅門種世事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食其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脚攣蹙不能行止乃問於巫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即請此沙門竭誠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爲其弟子時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果見餘殍師密異之至年十五誦經日記二三萬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廢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恒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誦大小乘經數百萬

言年二十七方受具戒後至沙勒國時國王不豫請僧齋會太子見而悅之請留宮內供養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相尊敬後羅什往龜茲爲呂光所執舍停十餘年乃東適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使要之欲去國人留之停歲許後語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密裝衣發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發比至旦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答曰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舍又與呪水洗足住息明日國人追之已差數百里不

及行達姑臧而什已入長安聞姚興逼以妾媵勸爲非法
乃歎曰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林中什聞其至姑臧勸
姚興迎之興未納頃之興命什譯出經歲什曰夫弘宣法
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
深達幽致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微
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即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
受乃笑曰明旨既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既厚脫如羅什
見處則未敢聞命使還具說之興歎其慎重至長安興自
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遙園中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
衛一食而已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僞司隸校尉姚爽請令
出之乃試耶舍令誦羌籍藥方可五萬言經一日執文覆
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強記即以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
凡四十四卷并出長阿舍等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爲秦言
道舍筆受至十五年解座興覲耶舍布絹萬匹悉不受道
舍佛念布絹各千匹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覲施耶舍後
辭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涼州諸
僧後不知所終

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氏幽州黃龍人幼爲沙彌便修
苦行持戒誦經爲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
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等
共賣旛蓋供養之具遠適四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
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進
至罽賓國禮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受
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至辛頭那提河緣河西入月氏國
禮拜佛肉髻骨及覩自沸水船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
僧三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復行向中天
竺界路既空曠唯賣石蜜爲糧雖屢經危棘而繫念所賣
觀世音經未嘗暫廢將至舍衛國中野逢山象一群無竭
稱名歸命即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奔走後度恒河復
值野牛一群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大
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後於南天竺隨舶汎海達廣
州其所譯出觀世音受記經今傳于京師後不知所終

佛馱跋陀羅

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甘露飯王
之苗裔也幼喪父母從祖鳩婆利聞其聰敏兼悼其孤露

乃迎還度爲沙彌至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爲業
衆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敵三十夫也及
受具戒修業精勤博學群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
與同學僧迦達多共遊罽賓同處積載達多雖服其才明
而未測其人也後於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
答云暫至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
深淺後屢見賢神變乃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常欲遊
方弘化備觀風俗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罽賓覩法衆清
淨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志而不遇真匠發悟
莫由即諮詢國衆孰能流化東土僉云佛馱跋陀其人也
嚴既要請苦至賢遂愍而許焉於是捨衆辭師裹糧東浙
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既度葱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
並傾懷資奉至交趾乃附船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
指山曰可止於此船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
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船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咸師
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船主乃
止既而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後於闇夜之中忽令衆船俱
發無肯從者賢自起收纜唯一船獨發俄爾賊至留者悉

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什大忻悅共論法相振發玄微多所悟益時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並往來宮闕盛修人事唯賢守靜不與衆同後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舶俱發既而弟子傳告外人關中舊僧咸以爲顯異惑衆僧道恒等謂曰佛尚不聽說已所得法先言五舶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誑惑互起同異既於律有違理不同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伸以爲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從容初無異色識真之衆咸共歎惜道俗送者千有餘人姚興聞去悵快乃謂道恒曰佛賢沙門挾道來遊欲宣遺教緘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咎令萬夫無導因勅令追之賢謂使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宵征南指廬岳沙門釋慧遠久服風名聞至欣喜傾蓋若舊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舶止說在同意亦於律無犯乃遣弟子曇邕致書姚主及關中衆僧解其擯事遠乃請出禪數諸經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停山歲許復西適江陵遇外國舶主既而訊訪果是天竺五舶先所見者也傾境士

庶競來禮事其有奉施悉皆不受持鉢分衛不問豪賤時
陳郡袁豹爲宋武帝太尉長史宋武南討劉毅豹隨府屈
于江陵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
未飽辭退豹曰似未足且復少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
令所設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慙愧既而問
慧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曰德量高遠非凡所測豹深歎
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敬之資供備至俄而太
尉還都請與俱歸安止道場寺以元嘉六年卒春秋七十
有一

曇邃

釋曇邃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
法華經又釋達經旨亦爲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云
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邃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
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爾日日密往餘無
知者後寺僧經祠前見有兩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又
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神異至夏竟
神施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絹九匹呪願畢於是而絕

登師

僧登師者止匡廬大林寺通誦法華晝夜不息一日忽見
空中有一銀殿漸下於房忽變成金殿師遂入殿坐起經
行如是三載遠邇四衆嚴持香華從師乞戒登曰白日喧
襟心多散亂當於清夜受之至夜正說戒相三歸依時師
之口吻放光明徧照大衆衆見光明競拜喧闕師即不語
光便收斂師云本欲受戒那得見光喧闕光現但是受戒
祥瑞未是得戒正緣今更從初大衆默然師又說法還復
放光衆又喧闕因而且止明日再來師即辭別歸山所現
金殿還復如故一日忽謂門人曰今登金殿不復回也即
於是日倏然超化

寶通

僧寶通梵行精修長誦法華經陀羅尼品稍有靈異時楊
橋村有趙氏家妻爲神所魅請通持呪通既至神即現形
通告曰神在村中合當興福如何反魅於人神曰非弟子
事此乃下部小鬼耳遂呼小鬼至前責罰趙妻因此得差
續後趙妻之病仍發歌吟竟夕又告通通又去見所責鬼
在病牀前通曰前已誠治那得再來汝若不去吾當誦呪
令汝頭作七分如阿梨樹枝也鬼叩頭求哀云不煩呪也

從此病差鬼不復至矣

慧紹

僧慧紹不知出處孩孺時母哺魚肉即吐自是不茹葷八歲出家爲僧通法華經苦行堅節後隨師僧要止臨川招提寺常念佛恩之重誓欲捨身以報乃顧人斫薪於東山石室積高一丈中開一龕即還寺告師師諫不從於是尅日就山建八關齋會闔境奔赴雲滿山谷至夜紹自行香執燭燃薪入龕而坐誦藥王捨身品火沿至額猶聞經聲大衆忽見一星大如斗直下火中俄而升天咸謂天宮迎接之瑞紹嘗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木切莫伐之後三日果爾而生道俗異之

悟詮

蜀僧悟詮號覺海有慧性峽州富人程夷伯年二十九一夕夢其父曰汝今年當死可問覺海其人茫然不曉一日有僧說相負覺海字程請一相問云我壽幾何覺海曰老僧皆無求但覓水一盃呵氣入水中令程飲之曰今夜有吉夢可相報即夜夢至一官府左廊下男子婦人衣冠嚴整皆相忻悅右廊盡枷鎖縲紲之人哀號涕泗傍有人云

左廊是修捨橋路人右廊是毀壞橋路人若爾要福壽可
自擇取程即夢覺發心凡百里之內橋梁道路一一修整
工畢覺海復來云汝作此事可延十年程自是於道路上
用工不倦壽九十二五世昌盛

神僧傳卷第二終

神僧傳卷第三

曇無讖

曇無讖或云曇摩讖中天竺國人也六歲遭父憂獨與母
居見沙門達摩耶舍以讖爲其弟子習學小乘後遇白頭
禪師遂業大乘至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萬言讖從
兄善能調象騎殺王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誅之令曰敢有
視者夷三族親屬莫敢往者讖哭而葬之王怒欲誅讖讖
曰王以法故殺之我以親而葬之並莫違大義何爲見怒
傍人爲之寒心其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留供養之讖

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號爲大呪師後隨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得懺乃密呪石出水因讚曰大王惠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德于時雨澤甚調百姓稱詠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漸薄懺以久處致厭遂辭往罽賓欲演大乘彼國不合乃東適龜茲

音丘

頃之復進到姑臧止於傳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

人牽之在地懺警覺謂是盜者如此三夕聞空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懺乃慙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過提舉竟不能動明旦懺持經去不以爲重盜者見

之謂是聖人悉來拜謝時河西王沮渠蒙遜僭據涼土懺嘗告蒙遜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災疫蒙遜不信欲躬見爲驗懺即以術加蒙遜蒙遜見而駭怖懺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之乃讀呪三日謂蒙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逝境內獲安時魏虜拓跋燾聞懺有道術遣使迎之蒙遜既事懺日久不忍舍去後又慰辭以迎蒙遜既吝懺不遣又迫魏之強至蒙遜義和三年三月懺因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蒙遜忿其欲去乃密圖害懺僞以資糧發遣厚贈寶貨臨發之日懺乃流涕告衆

曰懺業對將至衆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誓義不容停比
發蒙遜果遣刺客於路害之春秋四十九是歲宋元嘉十
年也遠近咸共嗟焉既而蒙遜左右常白日見鬼神以劔
擊蒙遜至四月蒙遜寢疾而亡

杯渡

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人因目之初在冀州不
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
一金像渡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渡徐行走馬逐之
不及至于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渡河不假風棹輕疾

如飛俄而及岸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襪縷殆
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冰叩凍洗浴或著履上
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_音圖_音子更無餘物嘗從延賢寺
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步江於江側就航
人告渡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盼言詠杯自然流直渡
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李家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
而坐置蘆圖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之心李見蘆圖
當道欲移置墻邊數人舉不能動渡食竟提之而去笑曰
四天王李家于時有一豎子窺其圖中有四小兒並長數

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數日乃見
在西界蒙籠樹下坐李禮拜請還家日日供養渡不甚持
齋飲酒馘肉至於辛鱠與俗無異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
國劉興伯爲交州刺史遣使要之負圖而來興伯使人舉
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衲及一木杯後還李家
復得二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
營至中未成渡云暫出至暝不返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爲
怪處處覓渡乃見在北巖下敷敗絮菜於地卧之而死頭
前脚後皆生蓮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共殯葬之後數日
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蘆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鞞履存
焉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渡禮拜請還家
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渡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
可覓蘆圖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止可有十枚貧
無以買恐不盡辦渡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
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
視皆已新完渡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
百許萬識者謂是杯渡分身他土所得贖施迴以施欣欣
受之皆爲功德經一年許辭去欣爲辦糧食明晨見糧食

具存不知渡所在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
魚師施一餒者渡手弄反覆還投水游活而去又見網師
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渡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
有兩水牛鬪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渡亦已隱行至
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渡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山
數月而返京師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
陳家頗有衣食渡往其家甚見迎奉聞都下復有一杯渡
陳父子五人咸不信往都下看之果如其家杯渡形相一
種陳設一合蜜薑及刀子薰陸香手巾等渡即食蜜薑都
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渡即留二弟
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渡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
等但不散蜜薑爲異爾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爲磨之二弟
還都云彼渡已移靈鷲寺其家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
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券書渡不答竟莫測其然
時吳部民朱靈期使高麗還值風舶飄經九日至一洲邊
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人
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烟於是共稱佛禮拜須臾
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又見十餘石人乃共禮拜

還反行少許聞唱導聲還住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
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
真人爲靈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食竟共叩
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
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靈期云識杯渡道人不答言
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壺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渡住處今
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靈期云
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閉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
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云此道去行七里至船不

須從先路去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船即具如所示唯
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
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見杯渡騎大航蘭
以捶捶之曰馬馬何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遙禮之
渡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渡大笑曰
使我還耶取鉢擲雲中還接之曰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
渡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有庾
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杯渡云已死在金城江邊
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窳子時爲黃門侍郎在家患痢

遣信請渡渡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甯子泣曰
昔孫恩作亂家爲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甯子果
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後請僧設齋齋座有
僧勸迎杯渡渡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伏事爲師因作
傳記其從來神異不可備紀元嘉三年九月辭諧入東留
一萬錢物寄諧倩爲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病而
死諧卽爲營齋并接屍還葬建康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
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
一僧來云是杯渡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渡
死已久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
散與服之病卽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崗下昔經伏事
杯渡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渡與念神呪明日忽見渡
來言語如常卽爲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渡復來齊諧
家呂道惠聞而怛之杜天期水丘熙等並見皆大驚卽起
禮拜渡語衆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
德可往就之修立故寺以禳災禍也須臾門上有一僧喚
渡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送
慇懃於是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

曇諦

釋曇諦姓康氏其先康居國人漢靈帝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爲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爲母寄一麈尾并鐵鏤書鎮二枚眠覺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碧音碧道人忽喚碧名碧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阿上是諦沙彌爲衆僧採菜被野豬所傷不覺失聲耳碧經爲弘覺法師弟子爲僧採菜被野豬所傷碧初不憶此迺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麈尾等碧迺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爲姚萇講法華貧道爲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深悲仰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崑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壽六十餘

求那跋摩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刹利種累世爲王治在罽賓國年十四便機見雋達深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其母嘗須

野肉令跋摩辦之跋摩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天彼之命非仁人矣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曉四舍誦經百餘萬言深達律品妙入禪要時人號曰三藏法師至年三十罽賓國王薨絕無紹嗣衆咸議曰跋摩帝室之胤又才明德重可請令還俗以紹國位群臣數百再三固請跋摩不納乃辭師違衆林栖谷飲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後至闍婆國初未至一日闍婆王母夜夢見一道士飛舶入國明旦果是跋摩來至王母敬以聖禮從受五戒母因勸王曰宿世因緣得爲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後生之因永

絕今果王迫以母勅即奉命受戒漸染既久專精稍篤頃之隣兵犯境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鬪戰傷殺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唯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須禦捍但當起慈悲心勿興害念耳王自領兵擬之旗鼓始交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脚跋摩爲呪水洗之信宿平復後爲跋摩立精舍躬自琢材傷王脚指跋摩又爲呪治之有頃平復時京師名德沙門慧觀慧聰等遠挹風猷思欲參稟以元嘉元年九月啓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即勅交州刺史令泛船延致觀等又遣沙門

法長道冲道雋等往彼祈請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復勅州郡令資發下京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虎市山儀形聳峙峯嶺高絕跋摩謂其髣髴耆闍乃改名靈鷲於山寺之外別立禪室去寺數里磬音不聞每至鳴椎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汙時衆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羅云像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像成之後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興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後茂之將死跋摩躬自往視說法安慰後家人夢見茂之在寺中與衆僧講法此山本多虎災自

跋摩居之晝行夜往或時值虎以杖按頭杼之而去跋摩嘗於別室坐禪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往候之見一白師子緣柱而立巨室彌漫生青蓮花沙彌驚恐大呼往視師子豁無所見未終之前預造遺文偈頌三十六行自說因緣云已證二果手自封緘付弟子阿沙羅云我終後可以此文還示天竺僧亦可示此境僧也既終之後即趺坐繩床顏貌不異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烈咸見一物狀若龍蛇可長一匹許起於屍側直上衝天莫能詔者即於南林戒壇前依外國法闍毗之春秋六十

有五

僧亮

釋僧亮未詳何許人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聞湘州伍子胥廟多有銅器亮告刺史張劭借健人一百大船十隻劭曰廟既靈驗犯者必死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則與檀越共如其有咎躬自當之劭即給人船三日至廟廟前有两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遮行路亮乃執錫呪之蛇即隱去俄見一人秉笏出云聞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於是令人輦取廟銅既多十取一而舫已滿及歸遇風水甚利群蠻相報追不及矣還都鑄像既成唯燄光未備文帝爲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焉

道生

竺道生本姓魏氏鉅鹿人生而穎悟聰哲若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後值沙門竺法汰遂改俗歸依及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問辯辭清珠玉雖宿望學僧當時名士皆慮挫詞窮莫敢訕抗年至具戒器鑒日深初入廬山幽栖七年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爲本故鑽研群經萬里從師

不憚疲苦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衆咸謂神悟還
止青園寺宋太祖文皇深加歎重後太祖設會帝親同衆
御于地筵下食良久衆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
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便食於是一衆從之
莫不歎其樞機得衷時涅槃後品未至生曰闡提皆當成
佛此經來未盡耳於是文字之師誣生爲邪擯而遣之生
白衆誓曰若我所說不合經義請於見身即見惡報若實
契佛心願捨壽時據師子座竟拂衣入吳之虎丘山豎石
爲徒講涅槃經至闡提有佛性處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
群石皆首肯之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龍昇于天光影西
壁因改寺名曰龍光時人歎曰龍既去生必行矣俄而投
迹廬山肖影巖岫山中僧衆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于
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生所說若合符契生既獲斯
經尋即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於廬山升于法座講說涅
槃將畢忽見塵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

曇摩密多

曇摩密多此云法秀罽賓人也年至七歲神明澄正每見
法事輒自然欣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罽賓多出聖

達屢值明師博貫群經特深禪法所得之要皆極其微奧
爲人沉邃有慧解儀軌詳正生而連眉故世號眉禪師少
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諸國遂適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
告王曰有大福德人明當入國汝應供養明旦即勅外司
若有異人入境必馳奏聞俄而密多果至王自出郊迎乃
請入宮遂從稟戒盡四事之禮密多安而能遷不拘利養
居數載密有去心神又降夢曰福德人捨王去矣王惕然
驚覺既而君臣固留莫之能止遂度流沙進到燉煌於閑
曠之地建立精舍植栴千株開園百畝房閣池林極爲嚴
淨頃之後適涼州仍於公府舊寺更葺堂宇學徒濟濟禪
業甚盛常以江右王畿志欲傳法以宋元嘉元年展轉至
蜀俄而出峽停止荊州於長沙寺造立禪閣翹誠懇惻祈
請舍利旬有餘日遂感一衝器出聲放光滿室門徒道俗
莫不更增勇猛人百其心頃之泐流東下至于京師初止
中興寺晚憩祇洹密多道聲素著化洽連邦至京甫爾傾
都禮訊自宋文袁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設齋桂宮請
戒椒掖叅候之使旬日相望即於祇洹寺譯出禪經禪法
要普賢觀虛空藏觀等常以禪道教授或千里諮受四輩

遠近皆號大禪師會稽太守平昌孟顛深信正法以三寶
爲已任素好禪味敬心殷重及臨浙右請與同遊乃於鄞
音縣之山建立塔寺東境舊俗多趨巫祝及妙化所移比
屋歸正自西徂東無思不服元嘉十年還都止鍾山定林
下寺密多天性凝靜雅愛山水爲鍾山鎮岳埽羨嵩華常
歎下寺基構臨澗低側於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勢以元嘉
十二年斬木刊石營建上寺士庶欽風獻奉稠疊禪房殿
宇鬱爾層構於是息心之衆萬里來集諷誦肅邕望風成
化定林達禪師即神足弟子弘其風教聲震道俗故能淨
化久而莫渝勝業崇而弗替蓋密多之遺烈也爰自西域
至于南土凡所游履靡不興造檀會敷陳教法初密多之
發闕窟也有迦毘羅神王衛送遂至龜茲於中路欲反乃
現形告辭密多曰汝神力通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
南方語畢即收影不現遂遠從至都即於上寺圖像著壁
迄至于今猶有聲影之驗潔誠祈福莫不享願以元嘉十
九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春秋八十有七

求那跋陀羅

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學故世號摩

訶衍本婆羅門種幼學五明諸論後遇見阿毘曇雜心尋
讀驚悟乃深崇佛法其家世事外道禁絕沙門乃捨家潛
遁遠求師範即投簪落髮音專精志學及受具戒博通三
藏到師子諸國皆傳送資供既有緣東方隨舶汎海中途
風止淡水復竭舉舶憂惶跋陀曰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
稱觀世音何往不感乃密誦呪經懇到禮懺俄而信風暴
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宋丞相南譙王義宣鎮荊州創房
殿請講華嚴等經而跋陀自忖未善華言有懷愧歎即旦
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真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劔擎一人
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多憂
即以劔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
豁然便覺心神喜悅旦起語義皆通備領華言於是就講
元嘉末譙王屢有怪夢跋陀答云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
年元兇構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陀顏容憂慘
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陀諫諍懇切乃流涕而出曰必
無所冀貧道不容扈從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
梁山之敗火艦轉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觀世
音手捉筇竹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駛

見一童子尋後而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小兒何能度
我恍惚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即脫納衣欲償童子
顧覓不見舉身毛豎時王玄謨督軍梁山世祖勅軍中得
摩訶衍善加料理驛信送臺俄而尋得令舸送都世祖即
時引見顧問委曲曰企望日久今始相遇跋陀曰既染釁
戾分當灰粉今得接見重荷生造勅問並准爲賊答曰出
家之人不預戎事然張暢宋靈秀等並是驅迫貧道所明
但不圖宿緣乃逢此事帝曰無所懼也是日勅住後堂供
施衣物給以人乘及中興寺成勅令移住後於秣陵界鳳
凰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而喚視不見人衆屢厭
夢跋陀燒香呪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禮懺常
爲汝等若住者爲護寺善神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既而道
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移去寺衆遂安大
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令祈雨必
使有感如其無獲不須相見跋陀曰仰憑三寶陛下天威
冀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即往北湖釣臺燒香祈請
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秘呪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
車蓋日在桑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尋常執持香爐未嘗

輟手每食飛鳥乃集手取食至太宗之世禮供隆到大始
四年正月覺體不愈便與太宗及公卿等告別臨終三日
延佇而望云見天華聖像隅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

慧達

釋慧達姓劉氏名宰和本咸陽東北三城定陽稽胡也先
不事佛目不識字後因酒會疾命終備觀地獄衆苦之相
因出家爲僧住于文成郡至元魏太武太延元年流化將
訖便事西返行及涼州番禾郡東北望御谷而遙禮之人
莫有曉者乃問其故達云此崖當有像現若靈相圓備則

世樂時康如其有闕則世亂民苦爾後八十七年至正光
初忽天風雨雷震山裂挺出石像舉身丈八形相端嚴唯
無有首登即選石命工彫鑿別頭安訖還落因遂住之魏
道凌遲其言驗矣建周元年治涼州城東七里澗忽有光
現徹照幽顯觀者異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巖安之宛然
符會相好圓備太平斯在保定元年置爲瑞像寺焉識者
方知其先監達後行至肅州酒泉縣城西七里澗中死其
骨並碎如葵子大可穿之今城西古寺中塑像在焉

勒那漫提

勒那漫提天竺僧也住元魏洛京永寧寺善五明工道術
時信州刺史綦毋懷文巧思多知天情博藝每國家營宮
室器械無所不關利益公私一時之最又勅令修理永寧
寺見提有異術常送餉祇承冀有聞見而提視之平平初
無敏接懷文心恨之時洛南玄武館有一蠕蠕音軟客曾與
提西域舊交乘馬衣皮時來造寺二人相得言笑抵掌彌
日不懈懷文旁見夷言不曉往復乃謂提曰弟子好事人
也比來供奉望師降意而全不賜一言此北狄耳獸心人
面殺生血食何足可尚不期對面遂成彼此提曰爾勿輕

他縱使讀萬卷書事用未必相過也懷文曰此有所知當
與角伎賭馬提曰爾有何耶曰算術之能無問望山臨水

懸測高深圍圖

音遄

踏窖不舛并合提笑而言曰此小兒戲

耳庭前有一棗樹極大子實繁滿時七月初悉已成就提
仰視樹曰爾知其上可有幾許子乎懷文怪而笑曰算者
所知必依鈎股標準則天文地理亦可推測草木繁耗有
何形兆計期實謾言也提指蠕蠕曰此即知之懷文憤氣
不信即立契賭馬寺僧老宿咸來同看具立旁證提具告
蠕蠕彼笑而承之懷文復要云必能知者幾許成核幾許

瘕死無核斷許既了蠕蠕腰間皮袋裏出一物似今稱錘
穿五色線線別貫白珠以此約樹或上或下或旁或側抽線
睫眼周迴良久向提撼頭而笑述其數焉乃遣人搽子實
下盡一一看閱疑者文自剖看校量子數成不卒無欠贖
因獲馬而歸提每見洛下人遠向高高少室取薪者自云
百姓如許地擔負辛苦我欲暫牽取二山枕洛水頭待人
伐足乃還故去不以爲難此但數術耳但無知者誣我爲
聖所以不敢提臨終語弟子曰我更停五三日往一處行
汝等念修正道勿懷眷戀便寢疾閉戶而卧弟子竊於門
隙視之見提身不着床在虛仰卧相告同視一僧忽欬提
還床如舊遙謂曰門外是誰何不來入我以床熱故取涼
耳爾勿怪也是後數日便捨命矣

僧意

釋僧意不知何許人貞確有思力每登座講說輒天花下
散于法座元魏中住太山朗公谷山寺寺有高麗等像七
尊並是金銅俱陳寺堂堂門常開而鳥獸無敢入者意奉
法自資束躬供養將終前夕有一沙彌死來已久見形禮
拜云違奉已來常爲天帝驅使栖遑無暇廢修道業不久

天帝請師講經願因一言得免形苦意便洗浴燒香端坐
靜室候待時至及期果有天來入寺及房冠服羽從偉麗
殊特衆僧初見但謂是何世貴人入山參謁不生驚異及
意爾日無疾而逝方知靈感焉

道豐

釋道豐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弟子三人居相州鼓
山中不求利養世之術藝無所不解齊高帝往來并鄴常
過問之應對不思隨事標舉帝曾命酒并蒸脍勅置豐前
令遣食之豐略無辭讓極意飽噉帝大笑亦不與言駕去

後謂弟子曰除却床頭物及發撤床見向者蒸脍猶在都
不似噉嚼處時石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至西則東望山
巔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觀靈瑞日日禮拜如此可
經兩月後在房卧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
佛汝今成道即是佛也爾當好作佛身莫自輕脫此僧聞
已便起持重傍視群僧猶如草芥於大眾前側手指胷云
你輦頗識真佛不泥龕畫像語不能出脣知慮何如你見
真佛不知禮敬猶作本日期我悉墮阿鼻又眼精已赤叫
呼無常合寺知是驚禪及未發前鼻詰豐所徑問曰汝兩

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答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間
遣作佛耶答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
走難制便以針針三處因即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曰吾
在山久令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
汝既無陟降辛苦努力勤修道業便於竈傍去一方石遂
有玄泉澄映不盈不減於今見存

僧稠

釋僧稠姓孫氏元出昌黎末居鉅鹿之癭陶焉性度純懿
一覽佛經渙然神解幼落髮爲沙彌時時輩每暇常角力

爲戲而稠以劣弱見凌侮稠羞之乃入殿中閉戶抱金剛
足而誓曰我以羸弱爲等輩輕侮汝以力聞當祐我我捧
汝足七日當與我力如不與必死無還志也如是至第六
日將曙金剛形現手執一鉢筋謂稠曰小子欲力當食此
筋稠辭以齋故不欲食神乃怖以杵稠懼遂食食已神曰
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曉乃還所居同列復戲
侮稠曰吾有力矣恐汝不能堪衆試引其臂筋骨強勁殆
非人也方驚疑稠曰吾與汝試之因入殿中橫蹋壁行自
西至東凡數百步又躍首至於梁數四仍引重千鈞拳捷

驍趨動駭物聽衆皆驚服嘗住嵩岳寺僧有百人泉水纔足忽見婦人弊衣挾帚却坐階上聽僧誦經衆不測爲神人也便訶遣之婦有愠色以足蹋泉水立枯竭身亦不現衆以告稠稠呼優婆夷三呼乃出便謂神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泉水即上涌衆歎異之後詣懷州西王屋山修習前法聞兩虎交鬪咆哮震巖乃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于床上稠曰我本修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乎言已須臾自失後移止青蘿山受諸癘疾供養情不憚其臭潰甘之如薺坐久疲頓舒

脚床前有神輒扶之還令加坐因屢入定每以七日爲期聞有勅召絕無承命苦相敦喻方遂允請即日拂衣將出

山闕兩岫忽然驚震響聲悲切駭擾人畜禽獸飛走如是

三日稠顧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豈非愛情易守放蕩難

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漳滏扶甫切又嘗有客僧負錫初至

將欲安處問其本夏答云吾見此中三爲伽藍言終而隱既而掘地爲井果得鴟吻二焉又所住禪窟前有深淵見被毛之人偉而胡貌置釜然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蟒從水中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蟒遂入水毛人亦隱其夜因

致男子神來頂拜稠云弟子有兒歲歲爲惡神所噉兒子
等惜命不敢當弟子衰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之力得免
斯難稠索水澀之庵成雲霧時或譏稠於宣帝以倨傲無
敬帝大怒自來加害稠冥知之生來不至僧厨忽無何而
到云明有大客至多作供設至夜五更先備牛舉獨往谷
口去寺二十餘里孤立道側須臾帝至怪問其故稠曰恐
身血不淨穢汙伽藍在此候耳帝謂尚書令楊遵彥曰如
此真人何可毀謗也因謂曰朕未見佛之靈異頗可得觀
否稠曰此非沙門所宜帝強之乃投袂染于地帝使數十

人舉之不能動稠命沙彌取之初無重焉高陽杜昌妻柳
氏甚妬有婢金荆昌沐令理髮柳氏截其雙指無何柳被
狐刺螫音棧指雙落又有一婢名玉蓮能唱歌昌愛而歎其

善柳氏乃截其舌後柳氏舌瘡爛事急就稠懺悔稠已先
知謂柳氏曰夫人爲妬前截婢指已失雙指又截婢舌今
又合斷舌悔過至心乃可免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稠大
張口呪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呪之遂落舌亦平
復當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神既而尅日淮勅四部彌
山人兼數萬香柴千計日正中時焚之以火莫不哀慟哭

響流川頃有白鳥數百徘徊烟上悲鳴相切移時乃逝

寶公

沙門寶公者嵩山高棲士也旦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隅中忽聞鍾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趨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隱之寺門外五六犬其大如牛白毛黑喙或踴或卧迴眸眇寶寶怖將返須臾見胡僧外來寶喚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良久寶見人漸次入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至講堂唯見床榻高座儼然寶入西南隅床上坐久之忽聞東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井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右薊北嶺南五天竺等無處不至動即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鑿禪師講會各各豎義有一後生聰俊難問詞音鋒起殊爲可觀不覺遂晚寶本事鑿爲和尚既聞此語望得參話因整衣而起白諸僧曰鑿是寶和尚諸僧直視寶頃之已失靈隱寺所在寶但獨坐於柞木之下一無所見唯覩巖谷禽鳥翔集喧亂及

出山以問尚統法師尚曰此寺石趙時佛圖澄法師所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沉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鐘聲

阿禿師

釋阿禿師者不知鄉土姓名所出爾朱未滅之前已在晉陽遊諸郡邑不居寺舍出入民間語謫必有徵驗每行市里人衆圍繞之因大呼以手指曾曰憐你百姓無所知不識并州阿禿師人遂以此名焉齊神武遷鄴之後以晉陽兵馬之地王業所基常鎮守并州時來鄴下所有軍國大事未出帷幄者禿師先於人衆間泄露末年執置城內遣人防家不聽輒出若其越逸罪及門司當日并州城三門各有一禿師盪出遮執不能禁未幾有人從北州來云禿師四月八日於鴈門郡市捨命郭下大家以香花送之埋於城外并州人怪笑此語謂之曰禿師四月八日從汾橋過東出一脚有鞋一脚徒跣但不知入何坊巷人皆見之何云鴈門死也此人復往北州報語鄉邑衆共開塚看之唯見一隻履鞋耳後還并州齊神武以制約不從浪語不息慮動庶遂以祆惑戮之沙門無髮以繩鈎首伏法之日

舉州民衆詣市觀之禿師含笑更無言語刑後六七日有人從河西部落來云道逢禿師形狀如故但能負一繩籠禿師頭與語不應急走西去

僧達

釋僧達俗姓李氏上谷人十五出家遊學北代聽習爲業初經營山寺將入谷口虎踞其前乃祝曰欲造一寺福被幽靈若相許者可爲避道言訖尋去及造寺竟安衆綜業達返鄴京夜有神現身被黃服拜而跪曰弟子是戴山胡也王及三谷正備供養願不須還達曰在山利少在京利多貧道觀機而動幸無遮止又經靜夜有推戶者稱曰山神之妻曰日無暇今故參拜并奉米餠一筐進而重曰僧無偏爲禮佛之時請兼弟子名也達答餠可將還後當爲禮佛兼名也因令通禮之時一拜兼唱達遣弟子道爽爲山神讀金光明經月餘有虎來盜犬去達聞之曰此必小道入懈怠不爲檀越讀經具問之果云年日來別讀維摩耳乃燒香禮佛告曰昨雖誦餘經其福亦屬檀越若有靈鑒放犬還也至曉犬還看於項上有銜齒處一日少覺微疾端坐繩床口誦般若形氣調靜遂終於洪谷山寺春秋八

十有二

玄暢

釋玄暢姓趙氏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爲胡虜所滅禍將及暢虜帥見暢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其後霍虜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由代郡上谷東跨太行路經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枝一扼葱葉虜騎追逐將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起天闇人馬不能前有頃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唯以葱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達于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迄宋之季年乃飛舟遠舉適成都止大石寺手畫作金剛密迹等十六神像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矚岷嶺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爲菴弟子法期見神人乘馬著青單衣繞山一帀還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刹立寺名曰齊興其後惠太子遣使徵迎勅命重疊辭不獲免於是汎舟東下中途動疾帶恙至京傾衆阻望少時而卒春秋六十有九

曇超

釋曇超姓張氏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止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都龍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遍觀山水獨宿松下虎兕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祖即位被勅往遼東弘贊禪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適錢唐靈隱山一定累日忽見一人來禮曰弟子居在七里灘以富陽縣人鑿麓山下侵壞龍室群龍共忿誓三百日不雨今已百日田地枯涸欲屈道德前行必能感致甘雨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超許之神乃去超南行五日至赤城山爲龍呪願至夜群龍化作人來禮拜超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無言其夜與超夢云本因忿立誓師既導之以善不敢違命明日晡當降雨至期沾足歲以大熟以永明十年卒春秋七十有四

法度

釋法度黃龍人也南齊初遊于金陵高士齊郡名僧紹隱居瑯邪之攝山挹度清真待以師友及亡捨所居山爲棲霞寺先是有道士欲以寺地爲觀住者輒死後爲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群妖皆息經歲餘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

見一人投刺於度曰靳尚度命前之尚形甚都雅羽衛亦衆致敬畢乃言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矣神道有法物不得于前後棲託或非真直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受五戒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徒輒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日一人送錢一萬并香燭等䟽云弟子靳尚奉供至其月十五日度爲設會尚又來同衆禮拜行道受戒而去既而攝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矣今後祠祭勿得殺戮由是廟中薦獻菜飯而已度嘗動散寢於地見尚從外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復來持一瑠璃甌中如水以奉度味甘而冷度所苦即問其徵感如此

惠真

釋惠真未詳其氏族住上黨元門寺奉戒真確禪懺爲業後遇國滅三寶真抱持經像隱于深山遇賊欲劫初未覺也忽見一人形長丈餘美貌髯顏具好衣服乘白馬朱駝自山頂來徑至真前下馬謂曰今夜賊至師可急避真居懸崖之下絕無餘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滅貧道容

身無地故來依役檀越今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
竄神曰師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遂失所在當夜忽
降大雪可深丈餘雪深道隔遂免賊難後晴路開群賊重
來神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瑱師汝等急往共救乃各
嚴器仗入山拒擊賊便驚散每日恒憑神力安業山昇不
測其終

僧群

釋僧群清貧守節蔬食持經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
孤在海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是群
仙所宅群因絕粒其菴舍與石盂隔一小澗常以木爲梁
由之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鴨當梁頭群將舉
錫撥之恐有轉傷因此回歸遂絕水數日而終臨終謂左
右曰我少時曾折一鴨翅驗此以爲報也

